

佛法不離世間覺

黃士益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
離世覓菩提，恰似求兔角。

這首佛偈是慧能所作，西元六三八年（唐太宗貞觀十二年二月初八）慧能禪師誕生於廣東新興縣，圓寂於西元七一三年（唐玄宗開元元年），此間正逢大唐盛世，即是歷史上所謂的貞觀開元之治，乃大唐富麗堂皇、光輝燦爛、中華文化廣被四方的時代。祖籍范陽（河北），俗姓盧，父親名行韜，母親李氏。孩提之時，父親便已過世，母子兩人相依為命，慧能以砍柴維生來供養母親。由於家境非常貧困，根本沒有讀書的機會，是一個目不識丁之人。雖如此，但只要聽到他人讀誦，就能悟知其中真正的義理，不但解悟而且還能實證，是聞、知、證同時；也就是說，他同時具足了三學、三慧，與世出世間先知先覺、大覺聖哲相契合。

少壯之時，有志求法，先到韶州曲江縣曹溪寶林寺（現在的南華寺）進修，二十四歲，前往雙峰寺拜謁五祖弘忍禪師，因受持《金剛經》而開悟，經傳承衣鉢之

後，南行隱遁十六年，往來於兩廣之間，三十九歲出家受戒，入主寶林寺住持三十八年，七十六歲示寂，世稱禪宗六祖。

禪宗就在慧能禪師以後大放異彩，一花五瓣，發展出五大禪門宗派，這朵中印文化交融的奇葩，在這劃時代裏也是東方文化菁粹的結晶，閃耀著人性的光輝，天真無邪，自由自在，自我肯定，充滿信心，噴湧出生命的源泉。六祖惠能扮演著承先啓後的角色，是這劃時代的巨擘，平凡中的偉人，更開創了歷久不衰的禪宗叢林盛世。

「佛」即「覺悟者」，是一個對於宇宙人生徹底明白的人，也是真正圓滿覺悟的人，又被稱為一切智人或正遍知覺者。若以白話而言，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覺悟的人。「覺有情」是佛教真正目的，即是要竭盡全力幫助所有的眾生覺悟。既然「覺有情」是幫助所有的人，相對的，也就不能離開人間。因為一般人經常是屬於「迷」而不「覺」的一群，總是迷失在人世間的「有為法」當中，不能了知一切世間法，都是有得必有失，一

且執著，皆是虛幻。所以慧能這首佛偈，便直接點出了佛法的真諦：佛法是入世的，不能脫離人生，一旦脫離了就不是佛法，虛幻而不實。換言之，佛法若是偏離日常生活，其論理就會變成了像海市蜃樓一樣，對於身心靈的成長也毫無幫助。禪修所得到的大徹大悟，必然是與我們日常生活相互緊扣，離開日常生活企圖尋找另外一番天地，無異緣木求魚。透過對佛法的正確思惟，將能夠漸次整合身心靈，使我們活得更自由自在。

東漢末年佛教開始傳入了中國，然而當時的中國社會正處於極度的動盪不安之中，人民生活極為痛苦，就連帝王之家也不例外，一般的士大夫更是憂心忡忡。因此，在佛教傳入中國之時，上自帝王下至民間，幾乎都把佛教當成像一般有神論的信仰一樣，是屬於「救贖」性質的神社，佛菩薩可以保佑大家、救苦救難，甚至民間所信仰的西方淨土，「阿彌陀佛」也成了西方極樂世界的中心信仰。這一切皆明白的顯示了佛教的東傳，其背後似乎都隱藏著一個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幫助世間的人解脫痛苦，離苦得樂。因此，佛教的教義，也就離不開世間。

「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的菩薩心腸曾庇護了成千上萬受苦的眾生，無論是在金援或物資上的幫忙，所體現出來的無非都是佛教主動關心社會、安

定社會、改造社會的入世情懷。佛教自始至終把覺悟世間、改善世道人心、淨化社會風氣當作是自己應盡的責任，並極力主張去除貪、瞋、癡三毒，以平等心、公平心、公正心看待一切的人和事。

慧能禪師在「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這一首佛偈裡，一開始就把「世間」（「世間」即時間和空間之謂，過去、現在、未來等三世的時間稱之為世；東、南、西、北、上、下等十方的空間稱之為間。）點出來，乃因六祖慧能所承繼的是佛教一貫的思想，所以他強調的是「覺悟世間」而不是「隨順世間」，也就是說我們想覺悟，不要離開世間。不要離開世間，此處所指的這個世間，即是破無明。換言之，離開無明，覺悟就不存在了。因為有了迷，所以就必需要破無明。迷和覺悟，本是相對的，有了迷，就有了覺。「不離世間覺」，是教導眾生覺悟世間。覺悟世間，不是教導眾生隨順世間，而是要和世間徹底地斷絕。因為世間法本就是個顛倒、虛幻，你決不能任由它們擺佈，而隨順顛倒、虛幻去走，若隨著顛倒、虛幻去走，那麼永遠也就不能覺悟世間。而且，對世間的一切習氣、毛病，我們都要去克服，這樣才能夠覺世間。我們應該徹底地斷絕世間，斷絕一切的緣分，緣若不斷，這個覺便不會成就。只要稍微有一點點的攀緣之心，這個迷就打不破。

一切的迷皆因這個緣而來，而這個緣，乃是由貪瞋癡所生起，有了這個緣的存在，便會有迷，要覺簡直是難如登天。因此，要想覺，首先就得斷緣，斷所有的貪瞋癡。

佛陀在悟道之後，初對五比丘說法時，即道出了人生的苦相，然後他說了「苦、集、滅、道」四聖諦乃是修行佛法的人應該最先覺悟的根本，並以四聖諦來教導世間人如何解脫痛苦。

佛陀所提出的四聖諦——苦、集、滅、道，即是要讓大家了解到人生是苦，佛教說人生有八苦：一、生苦，即出生時的痛苦；二、老苦，即年老體弱的痛苦；三、病苦，即患病時的痛苦；四、死苦，即臨死時的痛苦；五、愛別離苦，即人起「癡心」之時，與所愛分離所產生的痛苦；六、怨憎會苦，即人起「瞋心」之時，與仇人見面所產生的痛苦；七、求不得苦，即人起「貪心」之時，所求不遂所產生的痛苦；八、五陰熾盛苦，即當身心一起受苦之時，人生七情六慾發動，五陰的作用熾盛，蓋覆真性，故死了之後，復須再生所產生的痛苦。這其中，「生」、「老」、「病」、「死」等四種是屬於身體的苦，「求不得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等三種是屬於心理的苦。

人一旦迷惑了，便會執著人生「五蘊」——色蘊、

受蘊、想蘊、行蘊、識蘊——的某一個部分，把它當成了一切的「自我」，整個身心被大火燃燒著，被分別心弄得四分五裂，人生當然會感到痛苦不堪。佛陀看出了形成人間痛苦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來自於人生的「無知」——即「無明」。那麼，佛陀的教法——「四聖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在於讓你認識痛苦並了知痛苦的來由，然後面對痛苦的經驗，找出痛苦的根源，並對症下藥，最後終於能大徹大悟，解脫所有的煩惱痛苦。既然人生所有的痛苦皆來自於無明，有了無明便是「迷」，只有打破無明，才能恢復人生本有的智慧，痛苦也將隨之消除。四聖諦之中，「滅諦」就是消除痛苦最好的方法，其戒、定、慧三學，「戒學」能對治「貪心」，「定學」能對治「瞋心」，「慧學」能對治「癡心」，透過戒、定、慧不斷的修學，循序漸進，智慧心生，斷除煩惱指日可待！

佛教所言的「涅槃」即是成佛的境界，亦是離苦得樂的解脫。於四聖諦之中的「道諦」就是人生解脫的大道，從「正見」開始，到「正定」結束。真正的「正見」是離不開「世間」，而後才能進入所謂的涅槃，因此，「涅槃即世間」、「世間即涅槃」。這也說明了佛法必須在世間成就，「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慧能禪師說的真是一點也不假！因此，離開世間的覺

悟，便毫無禪法可言，離開世間去求菩提，「恰如覓兔角」，如果你不能覺悟世間，對世間看不清楚，你不認為它是一種虛幻，是一種顛倒，而你想用另一方式去求覺悟，那是不可能的，猶如尋覓兔角一樣。

由以上可知，四聖諦講的就是因果，集是因，苦是果，苦集是迷的因果、世間的因果。道是因、滅是果，滅道是悟的因果、出世間的因果。人生要如何才能從痛苦中得到完全的解脫？四聖諦說的正是最清楚扼要的答

案。

慧能禪師將「四聖諦」的佛法融入禪法之中，他提出了不離世間覺的生活禪，真正的修行，即是要好好守住人間道場，一旦脫離世間，「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兔子身上沒有角，正如烏龜背上沒有毛，兔子長角，烏龜長毛，這都是顛倒夢想，金剛經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其實，佛法可貴之處就在於自覺覺他，在於濟世度眾；離開了世間，就無需佛法；疏離了人群，就不需要菩提，因此才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猶如求兔角」。

在六祖慧能禪師許多精闢的語句中，此佛偈是許多學佛之人最耳熟能詳的。說來也許容易，但要能真正理解並加以實行的人，恐怕寥寥無幾！修習佛法，離不開世間煩惱中的覺悟，若要覺悟到萬法如幻如化，也必

然是在世間才能覺悟到，因此，覺悟與世間是不能相離的，世間若不存在，又哪兒去求覺悟呢？哪兒去找菩提呢？其實，菩提和煩惱是一體兩面，千萬不要離開了煩惱而去求菩提。佛經云：「菩薩未成佛時，以菩提為煩惱，菩薩成佛時，以煩惱為菩提，何以故？以第一義不二故。」就是這個意思。

美國佛教會為海地災民超渡普佛

美國佛教聯合會於二月五日下午一點半在華埠麥迪臣街九十九號的妙覺寺，為海地地震災難者舉行超渡普佛法會，讓海地地震遇難同胞能夠往生淨土，並且捐款到災區支持重建。與會緇素四眾非常踴躍，大家共同誦經、許願，共同為災民盡一分心力。

美國佛教聯合會為迎接庚寅虎年來臨，依按照過去的傳統，於農曆正月十三日，即國曆二月廿六日（星期五）晚上六時三十分假華埠金豐大酒樓舉辦「春茗聯歡晚宴」。當晚聯合會安排了非常豐富的節目表演、遊戲及抽獎等活動，期使大家都與高彩烈地歡聚一堂慶祝新年。為了祈求世界和平及提倡慈悲友愛的精神，大會還特別安排了點燈祈福儀式。

美國佛教聯合會是一個由三十多個美東佛教道場及居士代表所組成的佛教組織。當晚大會也廣邀聯合會的所有會員道場以及長老、法師、居士代表們等一起出席，讓弟子們有機會參與供養法師的「齋僧」禮節。